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三

BJ
117
K83
v.3

LIBRARY
NOV 26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關帝寶訓像註卷三目錄

矜寡

侯始覲　餽問嫠婦　常運安　義俠矜寡

拔困

楊士健　代人謀生　高攀桂　薦拔賢能

重粟惜福

沈判司　淘洗棄飯　元厚之　述言惜福

排難解紛

王建邦　賠銀解紛　田俊民　和事老人

捐貲成美

沈　璋　捐修聖廟

垂訓教人
李　定　訓戒獲報　鄒廸光　勸善增壽
李開泰　刻書訓世
冤讐解釋
于長腿　愧謝釋怨　馮　淑　忘怨贈參
斗秤公平
黃承事　神敬公平　黃三叔　老圃公平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黃　憲　叔度汪汪　郤　正　不附權官
隱惡
劉仲輔　善化偷兒　程　皓　曲掩人過

揚善

趙　藉　勸善阻惡

利物

施有聲　慈生禁獵　何自明　傷生獲罪

救民

濟寧牧　救荒得子　屠康偉　細詢囚冤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田　潤　師勸改過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袁了凡　行善告天　三　人　作善免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蕭　逵　濟饑得嗣　支　公　報恩送妾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馬　鎰　鬼避善人　顧　漸　逢凶化吉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解　敏　惡心惡報

淫人妻女

倪天錫　泣訴淫孽　朱　煥　恣淫僕婦

任太和　貪淫絕嗣　陸仲錫　神譴淫心

項希憲　悔淫登第　南京某生　貪淫殺身

袁　公　還婦逢子　洪　燾　力改淫惡

破人婚姻

王生 破婚例祿 蘇允明 全人夫婦
壞人名節
宋芝 刻薄誹人
妒人技能
張醫生 妒嫉受貧
謀人財產
丁淸惠 置產寬厚 劉整 奪產變牛
鄧榮 騙財遇寇
唆人爭訟
黃鑑 唆訟惡報

矜寡

〔增論〕婦以夫爲天者也一旦失天其苦千萬矣然失天而誓不移天其節豈不踰八千萬耶勿以婦節爲易一廉士上食高壤下飲黃泉之心也勿以婦節爲常一忠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志也其間或仰念翁姑而倦倦不去是以節而成孝也或俯憐兒女而戀戀不捨是以節而兼慈也或思門第夙峻而今此之錚錚是以節而爲祖父增光也或憶琴瑟夙篤而今此之皎皎是以節而令夫壻瞑目也此何等大義何等正氣猶不闡而矜之者匪人心矣然矜而歎之不若矜而敬之也矜而美之不若矜而成之也一已矜之尤當與世共矜之務

使其從一而終。得邀朝廷旌節之典。而矜心始爲大快也。若能歌之咏之。筆其事於不朽。使節婦之芳名傳於後世。其爲德更非小也。

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僕婢頻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覲受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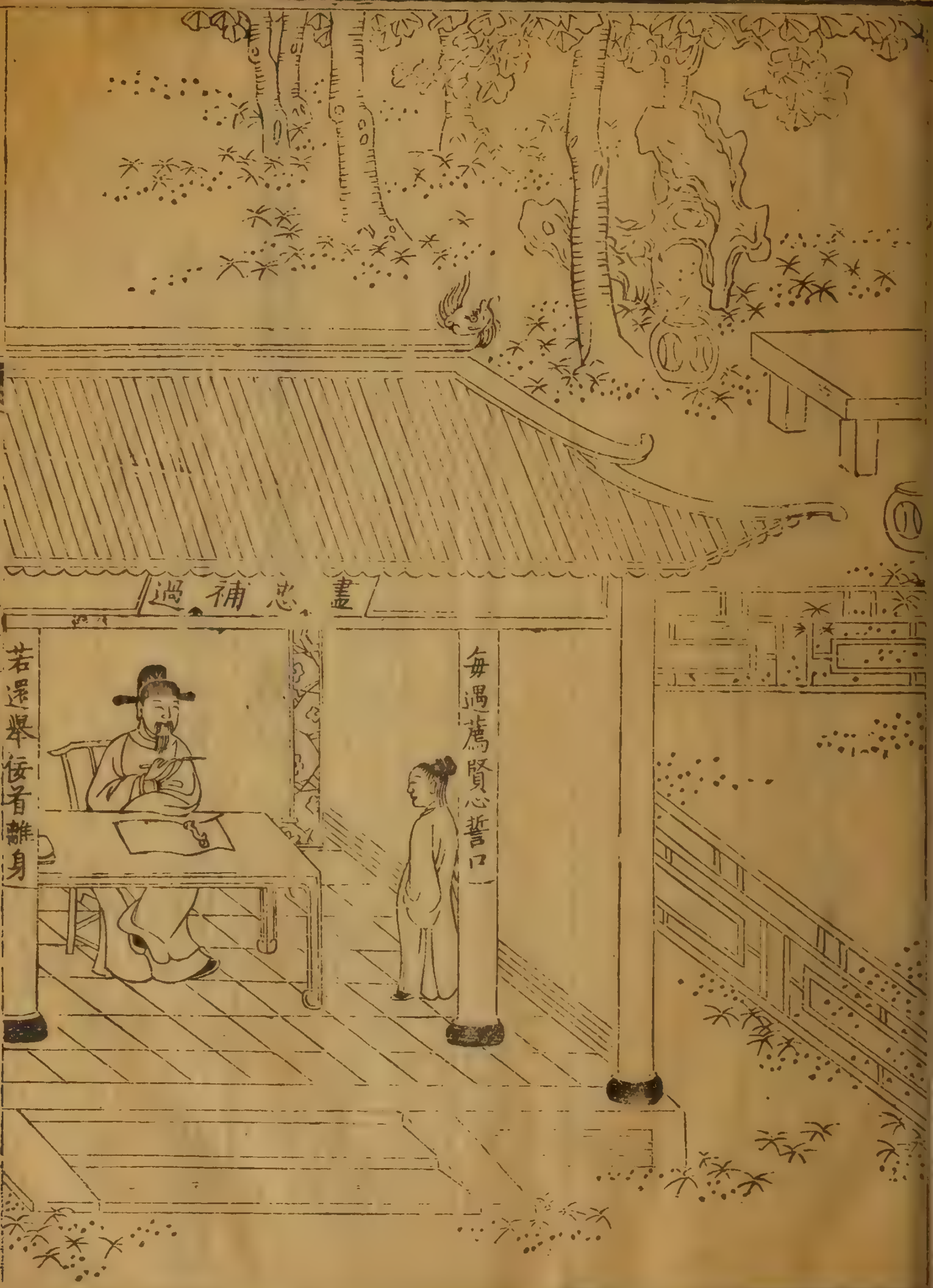
常運安永平府人。重義任俠。人有受謗處。必憤憤爭論。尤雅敬寡婦。一惡少戲其里中寡婦之子。安恚甚。直唾其面。惡少約党。毒打垂斃。妻勸其再勿管閒事。安不聽。一日族中寡婦之姪。欲奪婦產。誣以不潔。婦泣訴於安。安尋其姪。持棒毆死。恐株連及婦。赴官自認抵償。逢赦免。後於山海關外。拾一匣。啟之得巨珠十串。從此致富。

拔困

〔增論〕困者鬱而不舒之謂也凡人命未通運未順祇曰見其困頓無聊矣倘非有人提拔則於何而亨耶然拔之有難易之別假如拔諸窘迫之際而登諸豐豫之途拔諸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上俾若人沒齒銘恩舉家佩德詎非善歟在慷慨重義者類能爲之猶屬易耳至若身居大位而困於下吏者莫不仰望其薦拔果潔清自矢而所拔惟賢則一路受福天嘉其忠君愛民之心矣若徇私不公而所拔惟佞則一路受害天坐以欺君暴民之罪矣此非有真眼力真操守不能是以難也惟於易者勉勉廣行於難者兢兢克慎庶於拔困之道

為有功而無過也哉。

楊士健通州人家貧信義服衆凡親朋中有困苦者則思拔濟之但無錢財祇仗口德耳如士人無館地則爲之推薦貿易人無生意則代爲謀算嘗曰爲人所以自爲庸知我有困頓時人不爲我乎後其子讀書衆人公捐束修聘名師敎訓竟登第


盡忠補過
每遇薦賢心誓口
若還舉佞看離身

高攀桂山東人爲御史巡按四川地方官有守清才卓困於下位者則一力提拔多有未經識面者至於情囑賄動並未拔一人齋中自作對聯云每遇薦賢心誓口若還舉倖首離身後其子二一吏部一給諫

重粟惜福

【詳論】人非五穀不生活，粟顧不重乎哉。乃富家倉穀豐盈，樂歲粒米狼戾，因而作踐者不少矣。不知是粟也，農人沾體塗足，費盡心血而來者，奈何不知重耶。天心最愛五穀，不重則上干天怒，而福由此遞減矣。福厚者減而至於薄，福薄者減而至於亡。惟珍重之，視粟猶如視珠，堆粟猶如堆玉，不忍拋撒，不使朽壞，又何至於折福歟。然奴婢庖人，率多暴殄米粟，雖孽分出於若曹，而罪總歸於家長，尤不可不嚴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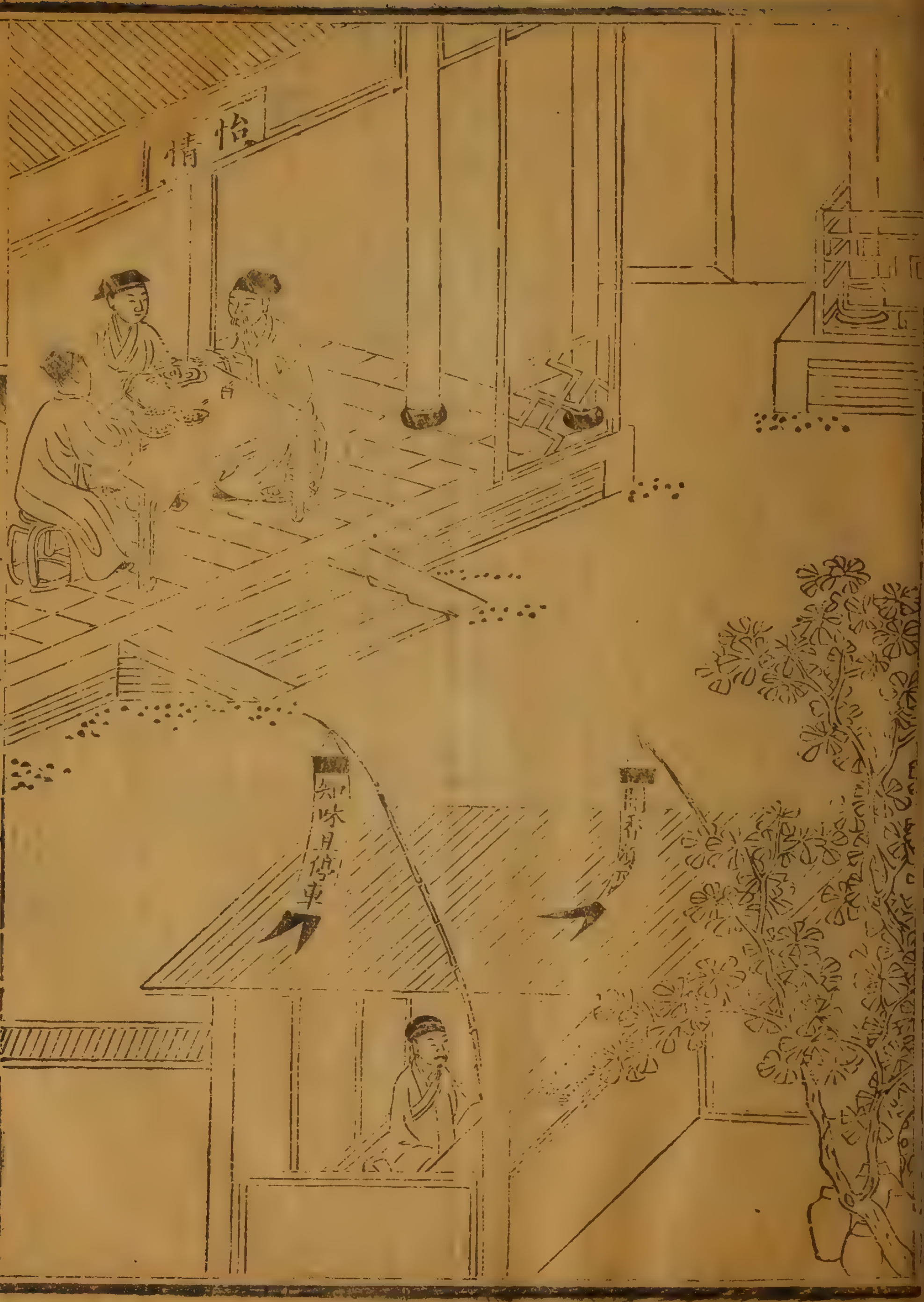
沈判司性慈善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大厄且至奈何沈泣拜求憐神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坐家長雖有他善不能贖也亟圖之沈寤起視廚舍內外信然遂密圖追改俾家衆先往泛湖將一老成廚人留家淘淨溝中棄飯又細撈缸中棄炙加椒爲肉糜家衆日晡待送飯不至恚而歸饑甚爭取食之須臾而盡沈始道所以僅免於厄

元厚之死而復甦自言到冥司主者曰人無壽夭祿盡則亡君祿未盡官且至兩府然惜福乃可厚之自是每事減損凡衣服飲食絲粟不敢過分後官至執政壽逾七旬

排難解紛

〔增論〕何爲難。兩相訟而莫肯平也。何爲紛。互相競而莫能讓也。小人乘此機會。陽托講息之名。陰行教唆之術。口蜜腹劍。就中取利而已。乃有君子者出。則彼曰勸之曰。何苦輕造公堂也。何苦枉飽蠹役也。何苦以小忿而結大讐也。何苦恣情負氣。而致傾家敗產也。而且不憚心力。不惜工夫。不避嫌怨。不吝酒食。反覆排解。使之克底於和。然後已。此其德行。必有神明默記者

鬧[illegible]寶川象主　卷三　賠銀解紛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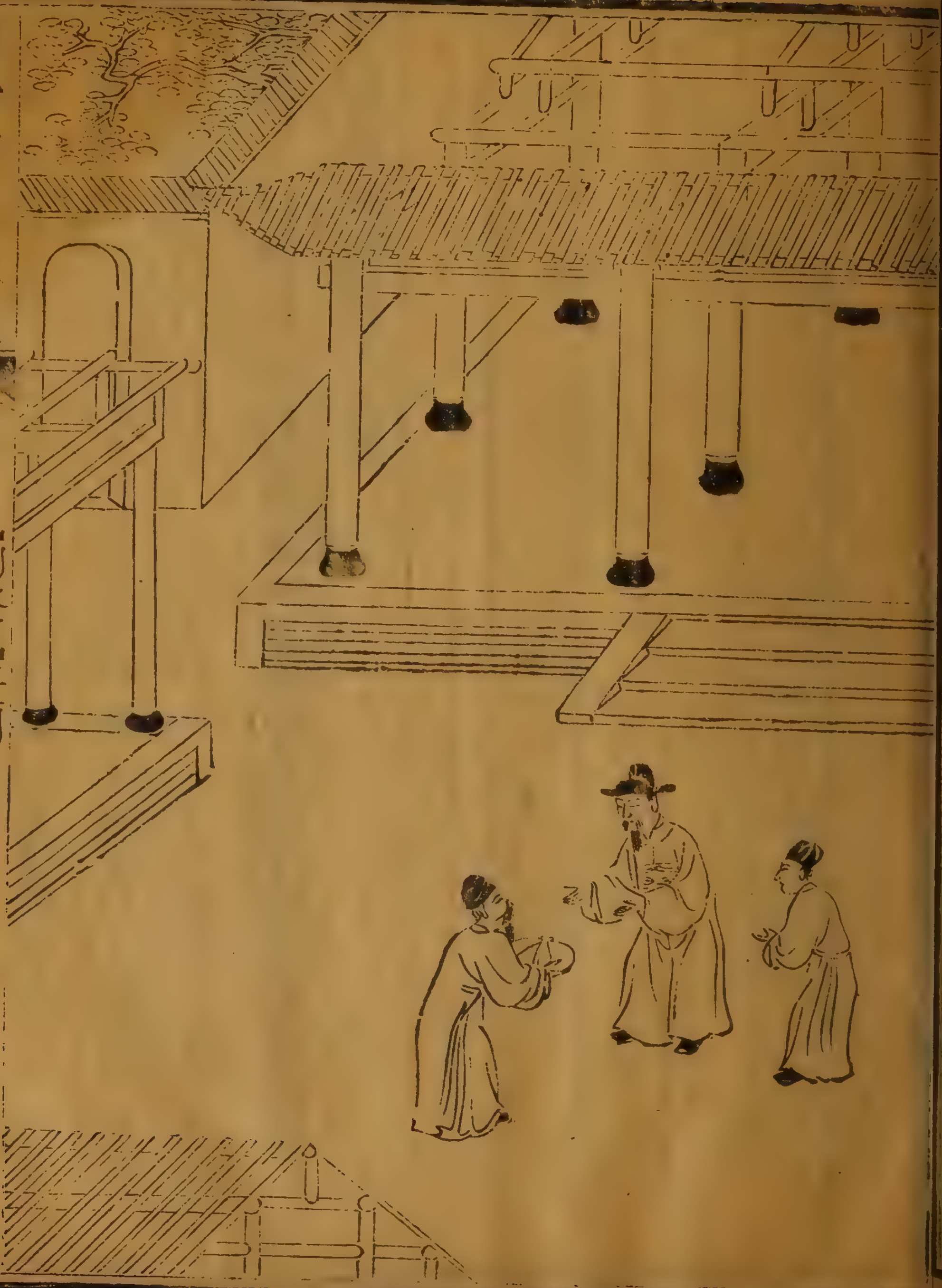
王建邦新城縣庠生有同社孫枚與陳捷赴府告狀邦遇於途問其故陳云我與孫同宿伊失銀八兩誣我竊去我今告他匿喪邦云他不該誣你作賊你亦不該首他匿喪隨將二人約至酒肆自己賠銀八兩令寢其事後邦在文昌閣焚香廟祝問邦姓邦曰姓王廟祝曰名叫建邦否邦曰然廟祝曰五日前閣內有神云秀才王建邦代人賠銀而解紛宜註冊補廩邦不敢信後果考居前列食餼

代書呈稟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和不與人忤。見鄉黨有起口角者。必多方排解。又每日清晨。在衙前代書房內閒談。見人來寫狀。故爲款洽。諭之以理。導之以情。以有事不如無事。反覆開陳。率多從之。如是者二十年。後婣家有鬼作祟。俊民往問其故。甫入室。鬼曰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欽。何敢於此地侮人。遂不爲祟。後俊民享壽八旬有五。無疾而逝。

捐貲成美

增論世間美事亦多矣哉。然美事雖多。而成之恒不易所以然者。貲財之缺乏耳。苟欲成之。則非捐助不爲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蓋君子知尚義。而不知計利。知樂善。而不知吝財。遇一美事。則慨然捐貲以成之。或竭力捐貲。與人共成之。再或難成。則更爲廣行勸募。而藉衆貲以勷成之。務期於美事之必成。而後已。蓋自吝貲者。從而諷之曰。衆難濟也。徒自苦也。而彼如不聞。或又從而譏之曰。爾實迂也。受人愚也。而彼亦不顧。君子之存心。豈鄙吝輩所能識哉。而其爲德。豈淺鮮哉。人亦務爲君子而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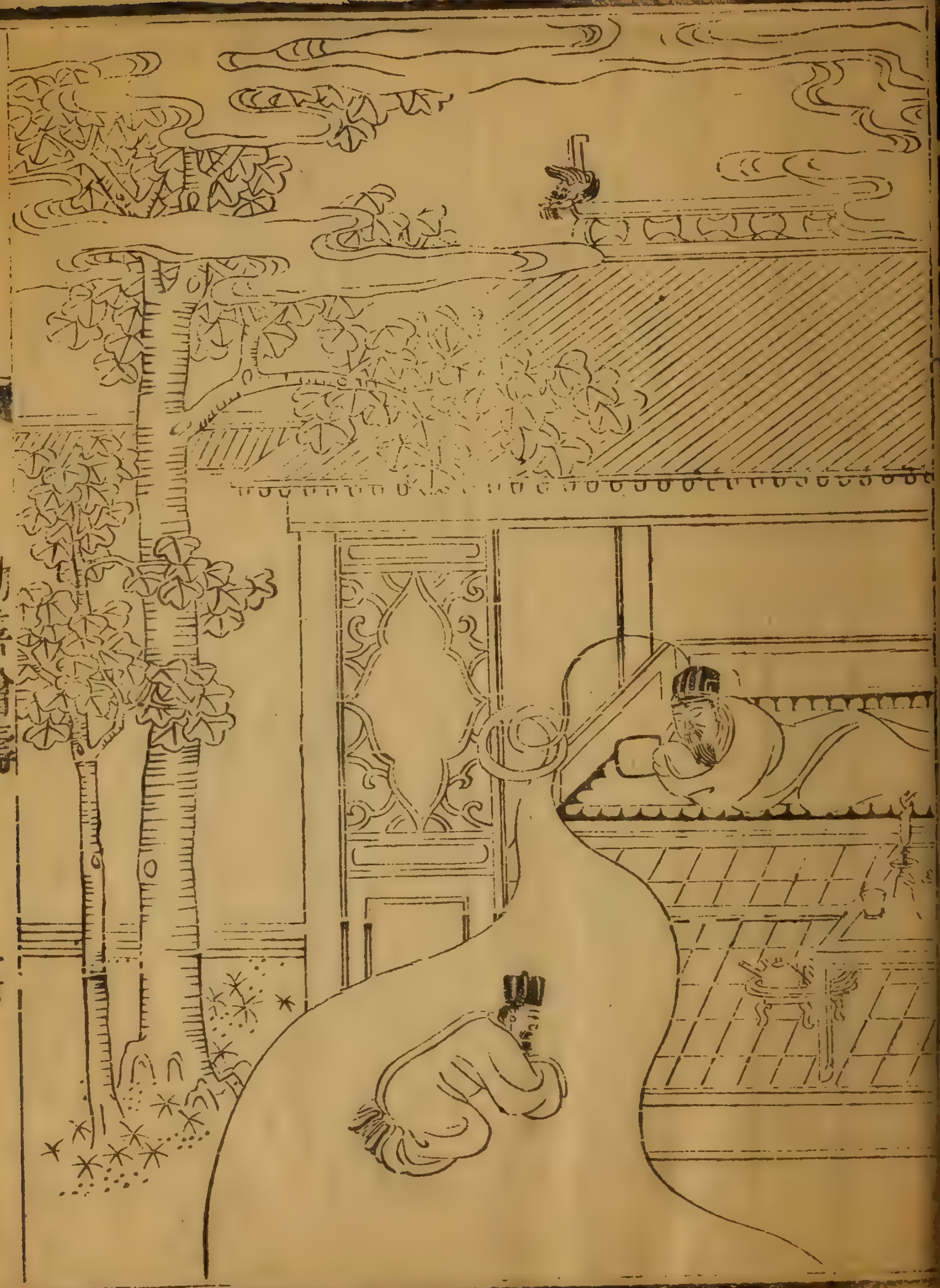


沈璹河南人。萬歷年間邑中文廟倒壞。教官與士子募脩。三年未就。璹謁教官曰。創修佛殿人常有之。崇敬先師世所罕聞。璹願以己財六百金助修。大成殿教官甚喜。收其銀而工以竣。邑令聞而旌之。後璹之孫。弱冠聯捷。邑人稱之曰。此祖澤進士也。

垂訓教人

〔增論〕聖賢諄諄教人之意。載在經書。至詳且盡矣。又何以訓為此所謂訓者。淺言之。喻言之。俾中下人易曉耳。彼不肖之流。甘於自暴自棄。日卽於邪。日狃於利。寧因訓語而革面耶。然若輩敢於違天。而猶知上有天也。敢於欺神。而尚知冥有神也。故編之為訓。告以若者為善若者為惡。並告以若者邀福。若者取禍。未必不閱而思。思而悟。翻然有愧悔之念也。則垂訓一事。殆體聖賢立教之意。而曲行之者哉。

明萬歷間嘉興府學生李定遇子弟親友談閨門事便正色怒戒更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因年邁久廢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強邀入場夢其父語曰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矣後榜發果中式次年中進士官至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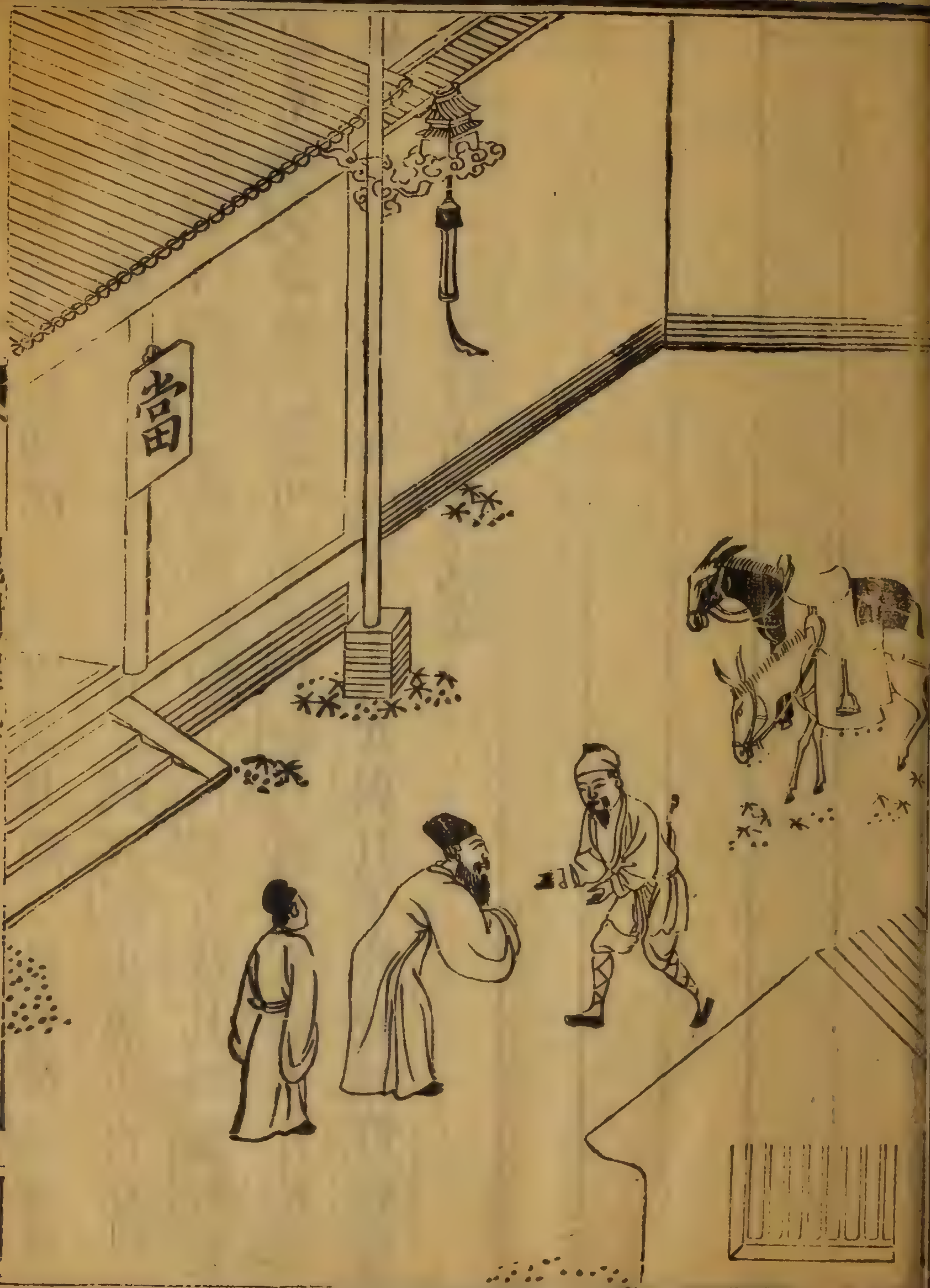
明學憲鄒廸光無錫人年六十每刊勸戒圖說傳施秋得危疾夢一老僕來云冥府嘉小人在生事主忠勤命作天曹吏並見主者批一文書云鄒廸光陽數已盡因刊勸戒圖說躋壽十年特來報慰公疾隨愈果歷七旬

刻字處

國朝李開泰順天人少年負才名著都京闈十科鄉試不中自恨無力行善因憤懣嘗語人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遂將館金廣刻善書并倣編戒淫戒殺等文印施十餘萬張訓世丙午中解元

寃讐解釋

增論寃讐之於人甚矣哉凡人有寃欲報有讐欲復實不能一日而去諸懷也然亦宜平心思之耳如其人素非奸惡而獨與我爲寃讐必其一時之誤也如其人向多情禮而突與我結寃讐必其聽人之唆也或當日心跡未白以相猜而蓄寃讐亦未可定也或當日言語俱暴以相激而成寃讐亦未可知也漸解焉漸釋焉漸化於無有焉其斯爲聖賢克己之學歟


當

于長腿。順天人。赶腳爲生。與對門典舖張姓有讐。張曾撻之股無完膚。又詈辱數次。適有強賊扳張爲窩主。官私訪偶遇長腿。問張姓窩賊。爾可知否。長腿力辨其無。張姓遂得免禍。張後知之。詣門拜謝。長腿曰。冤家宜解不宜結。忍挾讐而害。應耶。張慚愧無地。有女與其子作媳。嫁貲頗豐。長腿因而改業。以商販成家。

曾爲政與馮淑夥作生意因算賬分息有隙久之成讐彼此結訟怨曾染痢症垂死醫云有人參二兩可以回生曾無力購買馮聞之代買送曾服之遂愈曾詣馮叩謝馮曰但願人得性命何忍念及素讐耶後馮生意倍與發財數萬金

斗秤公平

增論市中交易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惟期於公平而已。至於處家。凡日用必需之物。人鬻之。我取之。亦不外乎公平二字。奈何有用假斗假秤者耶。斗一假則出少入多。秤一假則出輕入重。在已日佔便宜。在人日受虧損。天心不悅。將獲罪於無窮矣。唯謹爾斗秤。持以公平。雖未足云善。但求此心無欺。庶惡報不加乎其身。

紫府仙宮

宋張公詠守成都。夜夢謁紫府眞君。俄請西門黃承事到。眞君降階迎之。禮甚恭。揖張公坐承事之次。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曰有。公命召至。宛然夢中人。問生平有何隱德。曰無之。三叩。承事不得已曰。他無所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糴糧。候來年新陳不接。糶與窮人。價値不增升斗。如故。歲以爲常耳。張公歎曰。此宜眞君禮遇。坐居我上也。

博州鼓樓每夜有鬼掩之不可擊更卒問計於永歲禪師師曰第禁氣弗言可捉也已而果捉之鬼云吾所畏敬者禪師及黃二叔耳既而訪黃二叔乃一老圃賣菜三十年凡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但持心不二無他長也夫以老圃公平鬼即畏敬人可不知鑒耶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增論〕忠厚而恂恂者。其人必有德焉。反是而詭詐喋喋皆凶類也。而世人每以忠厚爲迂而無能。以詭詐爲巧而有用。豈不謬耶。蓋忠厚人。心地光明。與之商一言共一事。確有益於身家。若凶人則心術不端。謀聽其言。錯信其行。其害不可勝言矣。惟愼以擇之。有德則與爲綢繆。凶頑則與爲疎絕。此卽聖人益友損友之辨。庶不至貽悔於終身也。

漢黃憲字叔度。氣象渾厚。潁川荀淑遇於逆旅。大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時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還。遂往從憲。累月始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若氾濫之水。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蜀漢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而居。相與三十餘年。澹然無求。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雖未大顯。而亦未罹其禍。

隱惡

〔增論〕惡行之在人。種類甚多。有陰惡有陽惡。有巨惡有小惡。總之皆宜隱。而不宜播者也。然而難言矣。不見夫喑啞人惡者乎。喑啞之而明白之。是小人之行毒者也。不見夫陰伺人惡者乎。陰伺之而陽宣之。是小人之無賴者也。不知人有惡。人自爲耳。我苟快其舌鋒。人將終身貽玷於己。無益於人。有損亦何。所爲而不隱耶。卽或有人問其惡。則徐答之曰。並無此事。再有人述其惡。則婉拒之曰。豈有此理。更有衆人共斥其惡。則力阻之曰。訛以傳訛。切不可輕信此語。如是則隱人惡。不啻隱已之惡也。又不啻隱父母之惡也。其存心可謂厚矣。而其

獲報亦斷斷不薄矣。

劉尚書璲祖仲輔初婚夜。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乃所識也。公曰。汝以貧故耶。携夫人首飾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夫人問之。亦不告。及公歿。有族人先無賴而後爲善者。服衰服。哭極哀。始自言之。公後甲第不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朋儕中見人有所訾未遽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故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官刑部郎中

揚善

〔詮論〕世有聞人善而故疑之者是妬善也又有見人善而反毀之者是蔑善也不思朝廷有舉善之條聖人有嘉善之敎妬之蔑之奚爲耶吾不能爲若輩解矣而在好善之人則遇善而必揚焉其人雖庸陋而偶有一善亦稱揚不置也其人雖不肖而忽有片善亦表揚不息也即其人從不謀面而聞其有某善行必揚於衆而若欣若羡也即其人素有嫌怨而知其有某善事必揚於世而若驚若喜也言之津津則聽之躍躍有如此不沒人善者非眞君子而何

明趙耕與人交。見人有一小善。必逢人表揚。其人聞知。自欣然而喜。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為也。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為也。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高壽。二子登仕版

利物

〔增〕論物號有萬亦甚紛繁矣哉其屬於走者牛犬之類是也屬於飛者鷄鶩之類是也其潛於淵者魚蝦之類處於穴者蟲蟻之類是也又烏能物物而予以利乎然利之者非逐物而予之謂也我有物而勿困之我有物而勿害之則物顯受其利矣且世有現困乎物者而我力解之世有欲害乎物者而我力阻之則物陰受其利矣推此心也即上天好生之心也其造福寧淺鮮耶

不許打獵
禁密網

明施有聲慈及於物家不養猫不令子弟養鷹鴿作有司不許人打獵并禁鳥槍密網一切害物之器後官至臬司壽八句有五

塔寺
茶室

揚州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危。語其友曰。我開茶社。每掃諸菓殼集竈前燒之。不知蟲蟻聚滿其中。傷生甚衆。冥司以此爲罪。促我壽。次日遂逝。

增論民而曰救。非有權位者。不能濟也。然有權位者夙夜忠君愛國之心。自下日不剝民不虐民。利爲民興。弊爲民除。而且蚩蚩之民。皆陶然樂生矣。又何庸言救耶其所需乎救者。意外之虞耳。或値兵燹。而將蹈於鋒刀也。或値水旱。而將就於溝壑也。或値大差役。而將痛裂於肌膚也。則不得已而號呼望救矣。官斯土者不忍坐視其死而弗救。隨詳請於上憲。而守宇傷心。迨旋而詳於大僚。而語語隱淚也。必懇其稽闕入告。以活我百姓斯已矣。若勢難少待。則又而以身擔當之。爲地方不爲功名。雖貶爵奪職。弗辭也。願生靈。不顧性命。雖粉骨碎

身形惜也若人也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後世子孫
必有爲三公者

明夏雲蒸善募事。入山東濟寧州幕。東翁年五旬無子。蒸逾五旬。僅一子隨之。有血症。每與東翁歎曰。我父子相倚為命。而子吐血。壽必不永。東翁曰我尚無子。小妾止生女。目下有孕。醫言右尺脉大。仍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荒旱。蒸勸東翁設法救荒。焦心籌畫。凡一切賑濟好事。次第舉行。陋弊纖悉除去。饑民俱沾實惠。救活無算。越三月。東翁妾雙胎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功過均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症久不犯。豈不是報。東翁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蒸。甫一載。亦雙胎生二子。

明邵康僖公初為刑部主事提牢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密白堂官劉審曰堂官摘其語以訊遂得釋寃枉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下尚多寃民直省豈無屈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核實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允其議夢神告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貴子後生應塤應坤應埈皆為顯官孫曾登第者甚衆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箋】論世人之生也。誰謂竟無善心哉。但溺於聲色貨利。習為惡而莫肯回也。則背道而馳。過而不改。以致滿腔皆不仁之事。舉念皆邪曲之萌。其心尚可問歟。若能自知其前此之非。翻然而回心。悚然而改過。除舊習而更新。將見慈愛溢於胸中。惡緣不存。夢想洵可謂勵志聖賢。愧怍咸消者矣。猶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也。聖人定不出此言矣。

明田潤。江西人。說話刻薄。不喜聞道學語。生三子。長子左眼盲。次子右足瘸。三子有失心瘋。遇淨雲大師謂之曰。眇一目。跛一足。靈臺一點瘋。不但三子如斯。定有故。潤曰。我無大惡。但口過頻頻。意過種種。不能自禁耳。師曰。此惡却不小。急當懺悔。潤竦然從之。一心改過。日行濟人利物之事。惡念不萌。如此十年。三子殘疾皆醫治痊可。享壽七旬有五。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增論〕佑善者其惟神乎然神雖佑善而不能必人之孳孳行善也夫善有在一身者有在一世者有至小而易忽者有至大而難名者原非拘於一格亦顧人之信心否耳果取一切善事而立心以行之且不憚煩心苦心以行之人即未之見也庸何傷然人雖未見而冥冥中不有司過之神乎早已聞而知之矣並聞而記之矣人亦何憚而不為善也耶

明袁了凡先生立命說內云。公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中進士。授寶坻知縣。置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每以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圓滿爲憂。夜夢神人。公告以萬善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善俱完矣。蓋寶坻縣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公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台來。公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眞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何可不信耶。

明徐謙寧波府庠生萬歷年間夢有吏引至一衙門云大劫將到煩汝造冊一連十夜造完吏不再來越三日白晝微寐吏又來引去云勾除三人另行更補仍煩汝謙看所免三人皆素認識者一某爲父病危刺腕血一甌和水煎藥飲之一某爲鄰婦夜奔敲門因咬指忍痛不開却之一某在市中見活鱔四簍約五千餘條揭重債買放之謙問吏曰三人善行不久何由得知吏曰凡人一切善事不拘大小誠可動天司命土地各神不敢遲奏也謙醒後向家人言之次晚颶風大作海水泛溢死者萬人謙所夢三人危而復安俱免於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增論福壽子孫四事何一非天所與哉然以此與人者天而以此限人者亦天其間四事俱全億萬人中僅遇其一二耳其下有享一而缺其三者有享二而缺其半者有享三而缺其一者雖甚智巧又烏乎求之烏乎強之耶而在好善之家則福源源而來也壽綿綿不息也子若孫振振相繼而生也豈天之獨縱若人歟抑若人一行足以格天而天被格以佑之也噫人亦樂善不倦而已何庸希倖爲

明嘉靖甲辰楚大饑漢陽庠生蕭逵出粟若干石粟盡復捐千金易粟作粥以施時未有子妻戴氏夜夢數百人羅拜曰吾等報凶歲活命恩少頃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試至萬歴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廷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逵壽七十五置一庄收粟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後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明嘉靖時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故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用力平反之囚出獄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公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由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增論凡居家度日之人別無所謂福平安無事即福也。而人猶不以爲佳境率多抑鬱而吝嗇則乖氣致異以致災病頻仍呻吟不絕藥味不離口者有之不則禍患猝至增添無限煩惱耗散無限財物者有之迨兆際而追想平安無事之日悔何及歟惟一心向善不生分外妄想則災病無由生也禍患無由起也即偶有災病不崇朝而霍然偶有禍患不旋踵而釋然也將見人物恬熙吉星朗耀太和景象洋溢於一門矣寧有不漸次而亨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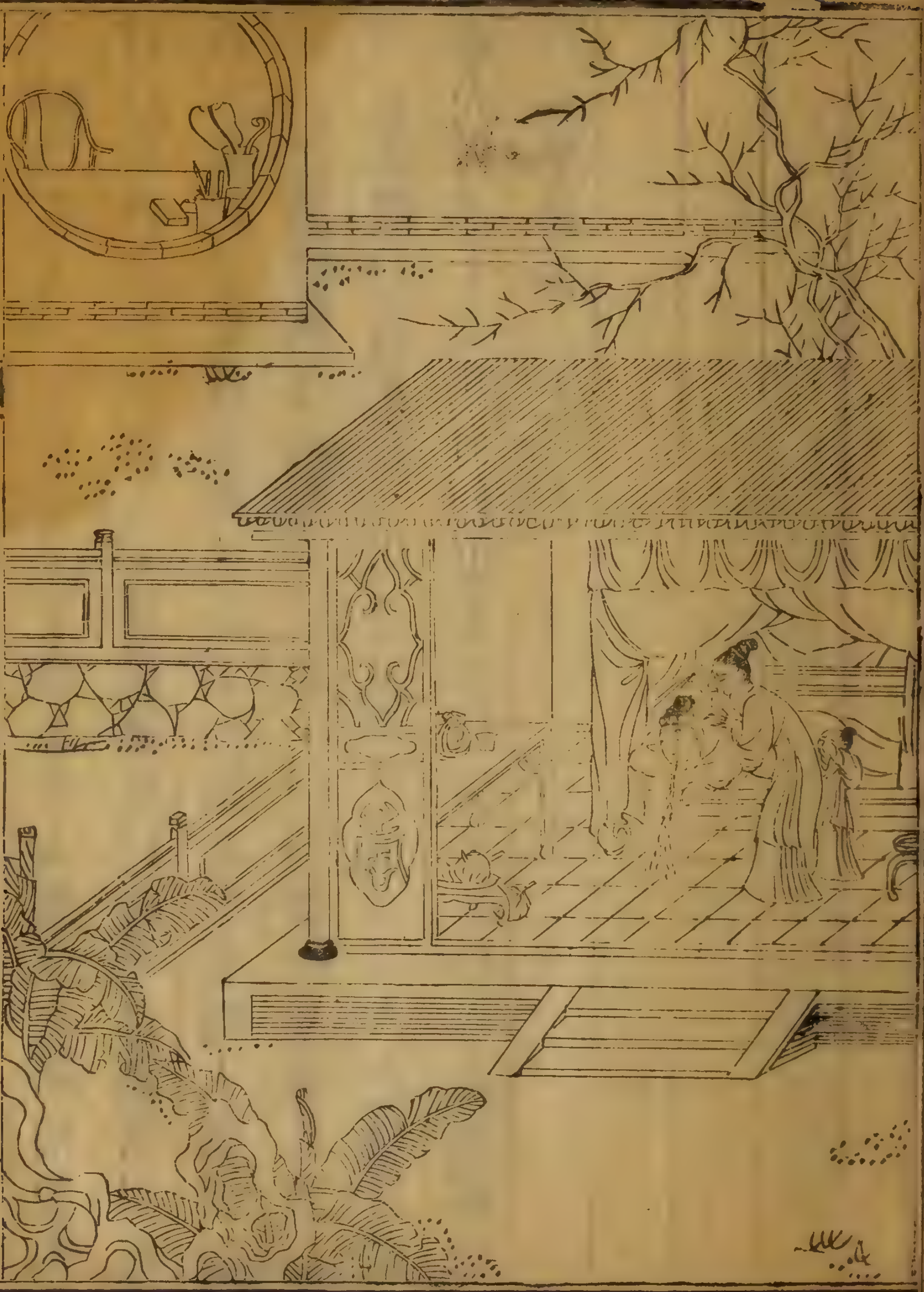
明馮僖敏公鎰世積德。微時有善行。蘇州尊經閣素有妖。公避暑其下。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此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侵侮耶。若禍之。罪不小。因散去。

善

顧瀨漢中府庠生家貧好善鄉中有大房一所樓閣皆全居者多病死堪輿言此房最凶瀨賃住之俄而生子發財人以爲異一道者相瀨曰汝面起陰隲文不惟房凶化吉今秋且中式矣榜發果中第三魁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發】論聖狂分於善惡其端祇介於一念間也惡心寔可存乎哉乃世之匪類不知作惡之可畏則貪心淫心欺心妒忌心驕吝心日存於胸中而莫肯釋猶望其有善事也得乎即或廸以善言彼亟置若罔聞也勉以善行彼亟棄之不問也告以行善諸報應彼亟以爲荒渺而無據也所謂放於利而行者即其人矣豈不可嗟可歎歟



明解敏順天人美丰姿工文章年十六進學次年補廩人皆以翰林期許但存心不善嘗語友曰我今日讀書日後作官設巧計取錢財聲色滿前以酧我之勞聞人談果報則曰此道媽媽語也見人戒殺生則曰物類原供人食也以惡爲能以善爲非一先達誡之曰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年十九吐血死妻年少僅守半年領一女改嫁他人一家消滅

淫人妻女

增論淫行之在人有二。有一種眞邪人。見色便魂飛神蕩。美惡不論。此色中之餓鬼也。有一種假正人。見色便偷覷暗想。慾火不熄。此色中之饞鬼也。若輩淫興勃勃。遇人妻女。得淫卽淫之。已至於讀書人。素愛名節。而染邪色者。十常八九。避邪色者。百無一二。昔賢云。世間人慾關頭險。幾人到此。喪殘生。亦深歎不淫之難耳。不知上天之心雖慈。而視淫人則加怒。闇君之量雖大。而處淫惡則更嚴。陰律云。淫人妻者。得絕嗣報。淫人室女者。得子孫蕩淫報。噫人情最愛便宜。以一粉骷髏。而致宗祧斬絕。便宜歟。不便宜歟。人情最怕吃虧。以一臭皮囊

而令後代出醜吃虧歟不吃虧歟甚矣淫行之不可犯也

明包大錫江寧府人。少孤貧。贅顧宦家。宦供給讀書。十六歲入泮十年補廩。文名籍籍。赴十科不中。宦問之曰。吾壻學優何為淹蹇至此。或別有隱過耶。錫含淚不答。未幾妻死。錫由明經選一訓導。泣辭宦曰。吾辜祖澤。並負岳德也。吾母生我時。有道者投帖一紙。係篆字。譯出云。爾家世德。所生子聯捷探花及第。兵刑兩部尚書。父歿後。子壻諸凡謹飭。獨有淫惡不能禁。一而再。再而三。而四。功名定由此折盡。世德亦由此漸絕也。言罷悲哭而去。後果教職終身。

明朱煥武昌府太學生能文章凡僱僕人必視其婦有姿色者用之久而與之通如僕人看破則多與銀買其無言僱乳母亦然一夕與新僕婦飲舊僕婦闖入室遂共飲輪淫窓外有鬼歌云新色正歡殘色戲前程刪盡後程殤渙駭汗兩婦驚去後屢試不中一子夭僅存二女

任太和開封府富家有肥田五千畝凡佃戶俱與房住以便與其妻女勾通友人勸之曰若此最傷陰德和答曰淫人婦得絶嗣報我有二子何妨友人曰恐爾子未必能孝順和不信後十年二子俱染病死再生二女一啞一傴方悔不早改過遂入山修道

嘉靖中陸中丞埛子仲錫。童年有才。隨師居京。對門有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邸某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名位。須臾吏卒持簿至。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邸某下無所有。神云。奏聞上帝。削仲錫籍。令貧賤終身。邸某抽腸。夢甫醒。而市書房童子三更敲門。報邸先生病絞腸痧死矣。陸後貧賤以老。

萬曆己未科黃榜
莊際昌福建永春
孔貞運江南句容
陳子壯廣東南海
周應期浙江永嘉
施兆昂福建福清
陳萬言浙江秀水
何吾騶廣東香山
項夢原浙江秀水
顧元鏡浙江歸安
梁廷棟河南

明歷副項希憲夢已爲癸卯鄉科以汚兩少婢爲主科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萬歷壬子中順天鄉試二十九名已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三人算之恰是第八名也蓋鄉會榜皆白紙殿試榜爲黃紙也

南京某生赴京應試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有女年及笄窺生美後數日適女父他往使婢約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居一友竊知之僞爲生赴約其婢瞶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適指揮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有司明日榜出其不往之生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籙矣

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貧甚饑餓難忍欲自盡其妻年二十而美泣曰汝賣我以度活何如其夫泣語媒妁媒言於袁得銀三十兩婦至袁宅背燈而哭袁詰之婦曰家中貧餓夫欲救死故賣妾身以自活但夫妻恩情至篤不禁傷痛耳袁公惻然不忍犯坐待旦除身價不取仍以百二十金同婦送其夫夫婦泣拜而受因思覓一閨女以報袁公德屢求未得至揚州見多人環聚視之則一人牵一十二歲俊童索身價十二兩人共愛之而不肯出價彼夫私計我未得女子曷先買此童以奉袁公遂出十二金買之渡江來送至袁公家袁公諦視之則其子也父子抱頭痛哭繼而大笑

孽鏡
照膽
鬼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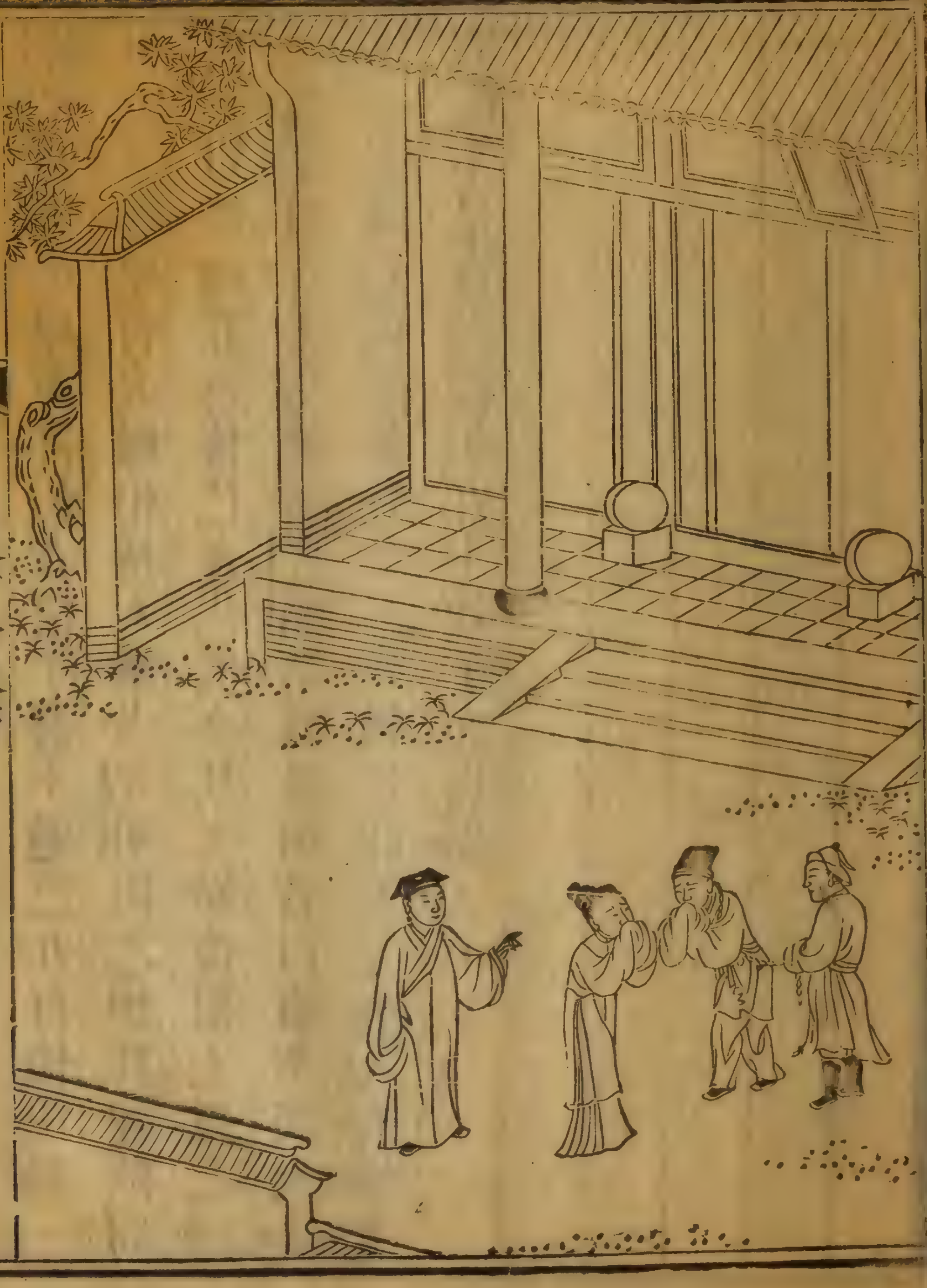
洪燾忽一日暴卒。恍惚見緑衣人引之至陰府。燾問平生食祿。緑衣人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巳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閲。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燾悚然淚下曰。奈何。緑衣人曰。但力行善事可也。前至大溪。緑衣人推墮之。恍然而甦。死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傍。以心暖。日動。未就殮耳。燾遂力行善事。如是有年。後果以秘撰授兩浙漕運。燾甚恐。巳竟無恙。官端明殿學士。享上壽。則力行悔過之報云。

破人婚姻

〔增論〕男子生有室女子生有家而婚姻之事由此起矣聞此事者當巧言以諷其成耳苦言以勸其成耳奈何反欲其破耶其破之者不必有意令其破也如有人以婚姻之事與我相商而我不細心訪問以致錯聽奸人之言誤信無稽之語率爾回覆焉因而打破者有之矣又或夫妻反目情願生離年歲凶荒難堪死別而我代寫休書輕立嚻券不爲撮合焉以致送破者有之矣凡此皆犯神明之嗔觸造物之忌而損在己之福者也可不慎歟

福庇一方

王生定興縣古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一夕里耆皆夢神告曰。王生後當爲郡守。某職卑。每見其過。蹐蹐不寧。望爲一屏障之。庶免起避。里耆驚異。即爲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不第。



蘇允明性篤厚。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每怏怏焉。一日至公府。見有夫婦相持大慟者。允明問之。知其被陷。將賣妻以償贓罪。急售已產代償。全其夫婦。後相士見之曰。異哉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者曰。事不問大小。即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況全人夫婦乎。遐齡不足言矣。後年九十外。子亦貴顯。

壞人名節

〔增論〕名者嘉名也節者令節也人生斯世不知若何修省而始博此一稱矣何忍壞之耶壞之者不在有心之指摘而在無意之譏彈或衆以爲忠信則曰伊實狡不可測也或衆以爲廉潔則曰伊實巧於暗取也甚至妄引某人謬舉某事以實其說始而形於口而若人之名節壞矣繼而播於衆而若人之名節爲世所不齒矣非喪心之小人而何

明宋芝南昌府人家富。天性刻薄。不肯說好話。於廣集間。或有贊某人輕財好義者。則曰彼却以重利放債。滚算人田産。或有稱某官清正不阿者。則曰彼却暗取人財。曲徇情面。特人鮮知之耳。類此敗人令名不一。而足後家道消乏。一貧如洗。為債主逼勒。逃走他鄉。不知所往。

妒人技能

增論凡人技藝無論大小才能無論偏全要皆堪爲世用者此卽薦之揚之猶虞其後也妒云乎哉而不仁之人未嘗不知其可用但妒心太甚見人技能必思阻抑葢唯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也且唯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彼也所以娼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或遏人才於方進或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國朝保定郡守沈公喜談醫。城內有宋姓醫嘗入衙看病。又有易州牧薦一張姓醫。沈公俱禮敬之。而張時在沈公前說宋之方藥不通。宋每贊張之方藥穩妥。一日張言於沈公曰。宋之醫乃醫中劊子手也。沈公從容答曰。我眷屬衆。二醫並用不爲多。況從來沒有大病。宋向來並未治壞一人。不忍遽令去也。張慚而退。沈公乃與原薦主書曰。張姓妒心太甚。不敢留用。薦主亦從此薄張。後張居鄉貧無衣帽。足不入城市。

謀人財產

增論人有財產已何得而謀之耶況他人之有此非其祖宗德行所遺卽其本人血汗所掙又何忍而謀之耶乃有不良之輩用無限智術費無限心機或以勢壓或以貨滚或以甜言美語誆騙必謀爲已有而後快親族中而有此人是親族中之蛇蝎也朋友中而有此人是朋友中之豺狼也若輩非不自謂多謀而吾直以爲強謀也旁人亦謂巧謀而吾直以爲拙謀也噫人生財產確有一定之數如命所應有雖不謀亦滿其欲命所不應有卽詭謀寧能得歟皇天有眼關帝無情所以誅其陰謀者豈止一身一世而已哉

丁清惠公置產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況棄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何恐有求弗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人產公貽書訓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大斯可垂久遠若以產業爲究業非惟爲子孫作牛馬直爲子孫作蛇蝎耳又作詩誡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門生慚服

隴人劉整。放債爲業。其取人所有。奪人所好之物。無不如鑰之開鎖。人號之曰劉鑰匙。見鄰人有貲產。故借債與之。數年不問。俟其久而總算。利盈數倍。鄰人不得已傾貲以償。後整死。變爲牛。生其鄰家。脇有文曰劉鑰匙。

鄧榮狡滑起家。有宦家子不肖。誘與之遊。騙其財產。既盡。致宦子乞丐而死。後榮爲商。遇一寇宛與宦家子相似。縛榮父子盡掠其貨以去。榮遂困死。榮之子亦丐。

唆人爭訟

［增論］凡物不平則鳴。在人有受屈受辱之處。則亟欲鳴之於官。伊時氣填胸臆。過之且不能。寧堪人再唆耶。然事尚在未成之介。而非已成之局也。如有人調停其間。婉言勸解。破口阻撓。或亦猛然而回頭。脫然而罷手矣。乃遇機械之徒。平日且無風起浪。聞此便因火煽風。肆言有屈當伸。雖耗財勿計也。有辱當報。雖拚命奚辭也。舍之則懦。和之則愚。必激其一紙控官。而後以爲得計。迨至經年不斷。兩敗俱傷。而彼之意氣揚揚。仍自得也。若此者。人亦無如彼何。吾以爲不有奇窮。必有奇禍也。

三報聯捷

明黃鑑蘇州人。其父慣唆詞訟。蕩人產業。就中取利。後鑑弱冠登正統進士。蘇人歎曰。天道無知至此乎。天順復位。鑑歷陞大理寺卿。一日上御內閣。見有鑑奏禁錮一疏。立刻族誅。蘇人大快。